



簡單而不凡——鄭翊璋學長專訪



撰稿：郭智威 採訪：郭智威

來到內湖科學園區，這裡的建築物新穎，但不浮誇。五分鐘的步行路程，我走到了酷玩網遊公司所在的大樓，這是我第一次參觀「工程師」們的辦公室。映入我眼簾的，是一面被綠葉、樹叢所覆蓋的小牆，頂頭掛著鵝黃色的垂燈，地上有著古銅色的木質地板，發散著一股幽雅的氣息。眼前所見的一切，顛覆了我對於科技業的傳統印象，而接下來的訪談更顛覆了我對於「執行長」一詞原先的狹隘認知。

鄭翊璋學長，外交系畢業後，到喬治華盛頓大學攻讀 MBA，其後從事「網路行銷」相關產業，現任彤雲有限公司執行長。幽默、坦率、健談的個性讓整個採訪的過程保持著愉快的氛圍。而與學長對談的過程中，可以發現學長的眼神充滿活力，就像是個心態年輕的少年，聊起天來就如同平輩般，毫無距離感，話匣子一打開，便無拘無束地將過往的回憶不藏私地分享。

### 誤打誤撞的緣分

說到與外交系結緣的契機，翊璋學長的嘴角不禁上揚，一幕幕的回憶，透過學長絡繹不絕的話語放映而出。「我那時後念的是前鎮高中，是高雄的第四志願，雖然是第四志願，但我們那時候流傳著這樣的一句話『人家雄中、雄女比的是升學率，我們前鎮跟鳳中比的是留級率』。」在過去，有不少高中為了讓升學率比較漂亮，而刻意提高自己學校的留級比率。當今「留級」這個詞，對我們這個世代的小孩，已經是相對陌生的詞彙。學長接著說到「考進外交系，是我所有考試裡面最高的一次。」他直言高中的自己數學並不在行，對他來說，數學這科拿了幾分就是撿到幾分。那一年的聯考，他數學這科拿到了 44 分。對聯考難度沒有概念的我當時沒有多想，只覺得 44 分感覺運氣還算不錯。然而學長的下一句話：「我那年運氣特好，44 分在當時是高標以上！」讓我當下愣住了許久「哇．．．」是當時呆滯的我做出的唯一回應。

1987，那是個網路尚未商用的年代，資訊不如現今透明、流通。放榜後，考的不錯的學長開心的選填志願。那時候他簡單地使用了刪去法把自己不感興趣的法政學群刪除，需要微積分的商學院也不在他的選項之中。當他看到外交系時誤以為是外語學院底下的科系，對文學有幾分憧憬的他便不假思索地將其填上。一直到了開學典禮始業式上的主任致詞，學長才恍然大悟般地知道真相。「我們政大外交系，是法學院底下歷史悠久的學系。」主任的話一說完，學長的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。

學長十分不避諱地談起自己之所以踏入商界的經過，「我這個人很討厭寫申論題」、「每次拿到題目，腦海中原本可能有五個答案，常常寫完第一題後就有三個以上被自己強迫忘記，完全想不起來。」而那個時候，幾乎所有的臺灣研究所考試都有申論題的存在。了解到自己並不擅長寫申論題，學長最後決定出發前往美國，念較沒有申論成分的 MBA 主修行銷學。

## 赴美留學

出發的那年是 1993，正值臺幣兌換美元的最低點，1：25 的匯率為這趟留學之旅省下不少荷包。學長表示，美國學生對於上大學是相當有覺悟的，臺灣的小孩常常在考上大學後便開始放飛自我，而這和美國的情況恰好相反。往往到了午夜時分，美國大學裡的圖書館還是燈火通明。在 GW 攻讀 MBA 的日子，一週除了要應付十來頁以上的 Paperwork，還得準備數份隔日上臺所需的簡報。有一次假日，學長與友人前去參觀享負盛名的大學—哈佛。在一整天的行程中，前後走過了四間圖書館，幾乎每位學生的座位上都覆蓋著一疊疊插滿書籤的文本。「平均一個哈佛學生，一天閱讀的量換成頁數大概有五公分厚。」學長說到。

在美國，高等教育是一件昂貴的事，一個普通的美國家庭供養一位子女上大學，可能使整個家庭的財務狀況陷入吃緊。因此超過六成的美國大學生以貸款的方式支付學費，或許因為這樣的因素，使得那個年代的美國大學生相比臺灣更珍惜高教資源。

## 想做的話就去做吧！

畢業那年，學長獨自計劃著一趟不平凡的公路旅行。有次，拿著地圖思量目的地的學長正好撞見了一位學弟，學弟瞧了瞧便開玩笑地對他說道「你乾脆一路開到阿拉斯加好了。」沒想到一句無心的玩笑，就讓學長踏上了這為期二十六天的旅程。他從 DC 出發，先往南，之後再往內陸駛去到達密蘇里州，之後向北行進抵達加拿大，在一路開向西北方，最後到達阿拉斯加。一路上經過十五個大州和省份，完成了總計超過一萬三千公里的旅程。有想做的事就去做，是學長一直以來的行事風格。

學長鼓勵大家勇敢踏出舒適圈，這個年紀應該把握機會走向海外，上大學前的 gap year、打工度假、出國交換、甚至在未來留學國外，這些選擇都是很棒的選擇。學長更說到，如果經濟允許的話，可以買張機票去一趟自己想念的大學，親自感受校園裡的人物風情，以及體驗在地的生活。這些書本外的知識可以為自己帶來不一樣的格局思維。

## 職場上的旅程

畢業後，學長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南聯國貿，雖然頂著美國碩士的學歷，但跑業務的方式仍和大多數新人相同，照樣騎著機車奔波於城市巷弄之中。在南聯國貿工作了三年之後，他沒有選擇往上繼續升遷，也沒有選擇留在相同的產業，而是與現在的妻子投入到在當時非常新興的領域：網路行銷（Internet Marketing）。他們在一間新創公司上班，初期整個公司的行銷業務只有他們夫妻二人，那是一個未知且充滿挑戰的領域。他們必須在投資人的資金耗盡之前做出一番成績。最終，他們在公司資金見底的前半個月，成功地將營收拉到了安全指標，並開始轉虧為盈。從那之後，公司開始穩定成長，事業版圖更擴展

到了大陸，並由學長擔任北京分部的總經理。在全盛時期時，該公司在「第三方付費音樂分享平臺」上同時間有著 80 萬名用戶，為當時的市占率第一（現今為 KKBOX）。但在 2006 年，因為智慧財產權的興起，公司遭到起訴因而停止了營運。當時的學長並沒有隨著公司的元老們一起回臺灣另謀出路，而是選擇自己在北京創業。四年後，來到 2011，雖然創業之路並不順遂，但也因為有了這些管理及創業相關的經驗，讓學長在之後獲得了大陸一間網遊公司的邀約，回臺灣創立了後來的酷玩股份有限公司，結束了在北京八年的異鄉生活，而後又成立了彤雲有限公司至今。

### 腳踏實地，只要是真實的自己便沒有遺憾

我望向手錶，指針已經悄悄地走過預計的時間，當時的我心中有著說不出的困惑，心裡告訴自己「我還想知道更多」，但無奈時間已到，我向學長問了最後一個問題。「如果你有一分鐘，能回到過去對剛升大一時的自己說說話，你最想說甚麼？」學長想了兩秒「啊．．．轉系」、「沒啦，開玩笑，你這樣問起來好像有甚麼遺憾一樣。」、「我應該會對自己說，就做你想做的事就好啦，想做甚麼就做甚麼去。」聽完了學長這番話，我心中的困惑已不再。大概是因為學長的人生經歷，沒辦法用我已知的價值觀去歸納和定義。

成功不該是公式下的產物，學長一路走來，幾乎沒留下遺憾，即便不是自己最感興趣的科系，他也沒有後悔選擇外交系；即便頂著美國 MBA 碩士學位，他還是和大部分的新人一樣騎車跑業務；即使原本從事的產業已累積了數年的經驗，他還是選擇歸零並跨入一個全新的領域。即使後來新的公司可能連下個月的薪水都發不出來，他也沒選擇為自己找好退路，而是全力以赴把業績衝高。學長的人生一路上都充滿了未知數，每次的選擇都是依照自己的意志做出的決定，這些決定都是他想做的事。看著現在，看著未來，沒有遺憾也沒有抱怨。如果，當年數學成績不是 44 分，或許學長不會來到外交系，畢業的學校也不是政大，今天的工作也可能不是遊戲公司的執行長。但我相信他依然會是鄭翊璋先生，在世界的某處貫徹著真實的自己，由自己定義自己的成就。

###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路，只要不放棄自己便足矣

「我很想講出很有哲理的話但我講不出來，不過我剛才立刻想到的四個字，就是『不要放棄』。自己的理想或是夢想可以轉彎，但不要放棄。」學長說年輕的時候，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自己念政大、念外交系，起點看起來比別人高，以後成就好像就比別人高一樣，但其實也不一定。他說：「外交系的同學、GW 的同學有些畢業以後變得非常優秀，也有些畢業後在補習班當老師、當家庭主婦、當普通的上班族。大家都一樣，都在好好的過日子啊，人生啊，不要放棄自己就好了，可以轉彎，但不要放棄。」兩小時的對談，稀鬆平常的話語，帶出了簡單卻也最不凡的含意，他就是一位如此真實的學長，不斷地用心實踐自己。